

承认的踩碎：当一份货真价实的「做到」被教育度量衡做成「不算数」

承认装置不只会遗漏，它会在度量动作自身的运转自重里把已经发生过的做到踩碎——铭写的成功可以同时是叙事的塌缩。

蔡彦 著 · 之21 · 教育社会学 · 承认理论 · 发表于2026年7月31日 · 约 1.5 万字 · 预备学员

摘要

本文追问一个被“承认不是”与“承认不够”反复覆盖却从未被单独命名的伤口：当一份学习已经在主体身上刻下不可磨灭的认知结构与价值厚度，它在穿越制度化承认的度量衡之后，为什么会在主体自己的内心叙述里塌缩为“没发生过”？既有批判——从文化再生产到承认理论——在“塑造失败”与“承认不足”两种预置之间摆动，但共享同一个未经审查的先验：承认装置，不管运作得多笨拙，总还在把一些东西“接住”。本文论证：一件更具损伤性的事正在同一个装置里发生——承认装置不仅会遗漏，它会把已经发生过的“做到”，在度量动作本身的运转自重里踩碎。被本文命名的这一机制——承认踩碎——并非教育系统的故障，而是教育系统为保证其度量衡能稳定产出“比较值”而必须承受的硬性代价。全文由此重新解剖“学习报废”的发生机制，证明它不是阶层劣势的衍生物，不是内在动机的磨损，不是社会蔑视的派生，而是承认踩碎在主体自我叙事一侧的必然结算。本文的核心贡献不在于为教育批判增添一个“更精确的诊断标签”，而在于分离出一条既有理论够不到的辨别维度：当一份做到被度量装置成功铭写（拉图尔意义上的“存在加强”）时，它在主体叙事中的定居感反而可能被摧毁——铭写的成功可以同时是叙事的塌缩。这一分离线使“承认踩碎”从“一个好名字”升格为一条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并由此将教育批判的追问从“度量衡如何漏掉”推进到“度量衡如何碾碎”。全文以田野追踪的主线案例贯穿机制解剖，以三组判别格坐实不可还原性，结论给出可裁决的证伪条件。

承认踩碎 度量承压 做到塌缩 学习报废 铭写成功与叙事塌缩的分离

一、承认的二律背反：正题与反题为何同时成立

在当代教育批判里，有一组左右互搏了半个世纪的语言，至今没人把它们当成同一个悖论的两面。一面说：教育太“筛”了，它把一些真正有质量的学习——那些不能翻译成分数和证书的深度卷入——滤掉了，所以学生从未被允许“做到”。另一面说：教育太“撑”了，它把原本可能的探索过程提前压缩成可交付的成品——试卷、课题、履历条目——所以学生从未真正“做到”过一次。

两边的靶子都是同一个——承认装置——但一边指控它“给得太少”，另一边指控它“催得太早”。这组悖论迄今未被统一成一条更深的判断。这两组指控，各自都有完整的经验证据。

正题（“给得太少”）：大量的案例表明，当一个学习者在一个非标准领域——从木工到观星、从论坛写代码到地摊练口才——完成了高密度的认知卷入与人格建构之后，这套成长在学校的度量体系里不产生任何可兑换的分数，因此也没有任何人——父母、老师、升学系统——把它当作“真本事”来对待。承认不是“给了否定”，承认是“没给”。

反题（“催得太早”）：同样有大量的案例表明，当教师出于善意试图提前给一份未成熟的学习赋权——比如用“过程性评价”替代终结性的期末考试——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把“过程”也包装成一个成品，把“自我反思”写成一篇可赋分的反思报告。教育者给出去的承认，越多、越早、越柔软，越容易被受体快速内化为一种表演性操作。在这里，承认不是给得太少，而是它本质性地无法穿透“学生知道你在看什么、他就做什么给你看”这层薄膜。

这两组现象都是事实，都是用教育观察可以重复获得的。但它们呈现了截然相反的面孔。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区分了“逻辑的矛盾”与“二律背反”。逻辑的矛盾，是一方正错，另一方就对。二律背反则是：正题与反题都有一套不可辩驳的理由，却互斥，理性在同一条思路上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康德追问的不是“哪边对”，他追问的是“什么共同的预设，挡着理性看到两边都对、而两边都不完整？”

这组追问方式，可以搬到本文的议题上来。正题预设：承认装置如果能“多装一些东西”——比如把过程、手感、卷入都纳入度量——就能保住那些边缘的学习。“筛”是因为度量衡的尺子还不够宽。反题预设：承认装置只要试图去“装过程”，过程必变成新一类成品。“撑”的根本不是某个制度设计，而是承认行为本身——只要承认的目光投向过程，过程就在被观看的一刹那发生质变。

两个预设在同一条默认上握手：承认的目光，总还能照见一些东西；争的，只是它该照向哪里。正题说照向过程，反题说照向哪里都一样——只要照过去，原本的东西就会被照死。两方都没有追问的，是这道目光本身在工作时，是否做了一件比“照死”和“照丢”都更粗暴的事——它是否在度量动作的运转自重里，直接踩碎了一些东西。

二、追到底层的先验：承认的“目光”为什么被默认为无压的

在进入那个机制之前，必须先把挡住它的那块先验从水底举起来。这一步不能省，因为它藏得比“承认装置该怎样工作”的争论更深：它不在争论的任何一方，而在争论双方共同踩着的那个不言自明的地基上。

近几十年来，教育批判对承认装置的理解，经历了一次静悄悄的转型。早先的批判——布迪厄（Bourdieu & Passeron, 1970）、鲍尔斯与金蒂斯（Bowles & Gintis, 1976）、伊里奇（Illich, 1971）——立论大致在同一个框架里：教育是一台主动的塑造机器。它通过合法化特定形式的资本、筛选出特定类型的人、将知识定义为特定样态的内容，积极地制造着不平等。“承认”在这里，是机器的输出端口。

后来的批判已经从前一个位置挪开了一步。它的核心判断是：教育系统造成的损伤，更深的不是它“塑造出了错的人”，而是它“拦住了本来就对的发生”——它

未能见证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成长，未能在木器完成的那一个下午说一句“这个算数”。这个转向，已经把批判的重心从“制造次品”挪到了“砸碎成品”——从主动的伤害，挪到系统性的不能接住。相应的道德议程，也从“改变制造标准”移到了“学习看见那些已在那儿的东西”。

但恰恰是这个“从塑造到守护”的转向，把本文要追的那个判断挡在了它本可抵达的那个发现之前。

那个被追到的底层先验，是上述甲乙双方共用的一个姿态：教育，作为一套承认装置，不管它做得好还是坏，不管它是主动去铸造人、还是笨拙地试着去接住人，它总还是一个“看”者——它要么漏看，要么看偏，但它的目光总是温和的。你可以批评它眼神不够好、扫得不够广、看的过程歪了被看者的原样——但它的看本身，总还是一个没有物理致损性的动作。

这层预设把“度量”锁定在了一个纯语义域里：度量就是一个把多翻译成一、把过程压缩成标尺的语义操作。它可能翻译得粗暴，可能漏译，可能把好好的东西翻译死——但它不会踩碎任何东西。碎掉的那个东西——比如一个少年的自我价值——不是被踩碎的，而是被“翻译失败”了。修复的方案因此总落在“改进翻译”上——把度量衡造得更宽、更细、更能装过程、更能装手感、更能装那些柔软的不可名状。

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重新进入度量这个动作，整个画面就翻了过来。

度量，不只是一个“翻译”的动作。它一旦从私人的目光变成一套公共标尺的运作，就对它所触及的每一个被度量者，生成了一种不可豁免的结构性压力。这股压力的根源不是度量衡的“不准”，而是度量衡要完成它最本职的工作——产生可比较的值——就必须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把被度量者从它自己的发生时间、发生土壤、发生内部叙事里连根拔起，摠在一个公共比较格上。第二件事，把那些无法被夹进比较格的部分——专注时的战栗、从失败里爬起来的那个深夜、手碰到木纹时那一秒的敬畏——在运转中不加识别地碾过去。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两个容易被混用的概念，因为区分的不精确，正是既有批判反复错过踩碎机制的原因之一。“度量压力”指的是：一个个体因为知道自己的做到将被打分、被排名、被比较，而主观上体验到的心理紧张。它是个体侧的、心理层面的、可以被个体意志调节或缓冲的。“度量承压”则是：度量衡作为一台为“产出比较值”而设计的制度机器，在运转时对一切进入它接触面的做到——不管被度量者本人紧张与否——所施加的一种结构性的、非可选的压力。它不是某个个体的心理体验，而是度量装置这整台机器在启动时就带上的一种负载性。你可以完全不紧张——你甚至可以完全不把度量当回事——但你的做到在进入比较格的那一刹那，仍然被那股结构性的承压碾过，仍然在那股承压中丢失了它的一部分不可度量的厚度。

这不是隐喻。这不是一个关于“社会压力”的松散说法。这是一条严格的理论命题：度量承压，不是个体对度量的心理反应，而是度量装置在运转时自身携带的一种结构性属性。它可以被制度化配置加重或减轻，但不可能被善意消除——因为只要度量衡还在产生“比较值”，它就还在把一件原本活在不可比较的质地里的做到，按在比较格上。

从这个位置往回看，“筛”与“撑”的悖论就消解了。正题看到的“筛掉”，不是衡量不周，是因为度量承压在进场的同时就已把那些不能受力的部分碾碎了——碎掉的东西，当然不会再被“纳入”。反题看到的“撑死”，不是承认不该给出，是因为被度量者在感知到承压的同时，已经条件反射地收回了那些最易碎的部分，塞给度量衡一副替代品——一副专为承压而生的人造品。两方都指认了一件真事，但两方都把它归错到了“承认给得怎样”的刻度上。真正在做功的那个东西，不在给与不给那一档——那是承压。

那么，这个东西，给它一个什么名字？它不能再叫“承认不足”“翻译失败”或“报废”——这些词全都还锁在“漏看”的预设里，像把车祸描述成“导航漏了一个路口”。它该叫——承认的踩碎。承认装置，在完成“将人的做到翻译成公共比较值”这个动作时，内在必然地对那些不可度量、不可比较、却构成一份做到之“发生性”的部分，施加一种结构性的碾压，致使这一部分在主体的自我叙事里失去可定居的位置。

三、“踩碎”的精确边界与发生学定义

概念一旦命名，第一个动作不是赶紧去展开它，而是赶紧把它框住——不给它越界冒充万能解释器的空间，也不让它退化成又一张诊断标签。下面先给出贯穿全文的核心术语约定，然后逐一划出三条边界，最后给出机制的发生学定义与五个要件——后者不是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一组可被追问、可被对勘的分析构件。

术语约定。为避免后文在推演中混淆层次，在此明确三个核心术语的所指：

- 度量承压：承认装置为产生可比较的度量值（分数、等级、排名）而内置的结构性压力。它不依赖于具体执行者的善意或恶意，而是度量动作本身在运作时不可豁免地携带的。度量承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形态：比较性承压（源于排名与竞争，让主体在“不如人”的恐惧中体验到的压力），与本体论承压（源于将活生生的发生翻译为惰性数据的动作本身——不是“被排到后面”可怕，而是“被装进一个格子”这件事本身就碾碎了一些东西）。后者才是踩碎机制的根源。比较性承压可以通过“不排名”“不公布分数”来缓解；本体论承压无法通过这类手段缓解，因为它并不来自竞争，而来自“翻译”这个动作对不可翻译之物施加的沉默暴力。

- 做到承重度：一份学习在主体内部产生的自我卷入深度与意义饱和度。承重度越高，意味着这份做到对主体自我叙事的建构分量越重。

- 承压差：度量承压与做到承重度之间的不对等受力格局——可度量的部分被设计来承受比较的压力，不可度量的部分却被动地承受了同一股力，却无法将其传导为任何可读数据，于是压力全部倒灌回主体内部。

下面逐一划出三条硬边界。

第一，踩碎不是“否定”。否定必然带着否定者，是一个可以被讨伐、被辩论、被起诉的对象。“你做的这些不算什么”——这是否定，它有主体，有意志，可以追责。“你的木工很好，但中考不考这个”——这不是否定，这是陈述一条规则。但正是这种不针对任何人的规则陈述，恰恰携带了一股它自己从不认领的压力。踩碎没有施动者。它是装置在自动运转时，基于自身的承压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种致损效应。这一条边界划出了踩碎机制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它的伤害不需要任何一

个“恶人”来执行。如果未来的批评者追问：明知承压性存在，却仍选择维持此度量衡，这难道不是一种结构性恶意吗？本文的回答是：这不叫恶意，这叫结构性的冷漠——一种知道代价存在、却认为这是维持系统运转可接受的附带损伤的态度。这一区分不是为制度辩护，而是恰恰相反：它让制度的责任更重。因为“恶意”可以被某一次制度改良消除——“让阅卷老师更友善”——而“结构性冷漠”必须追问整个度量逻辑本身。你无法通过优化执行者来消除它，因为它的根源不在执行，在设计。

第二，踩碎不是“忽视”。忽视是没看见，没看见就谈不上施力。但被踩碎的那些东西——比如木工手艺里的手感、观星笔记里的惊异、那个夏天里整个人的沉浸——恰好不是被忽视的。它们是被看见、被认证、然后被从重度里拆去的。父母看见了木碗，夸了它——“手挺巧”；物理老师看见了观星笔记，说“这挺好”。看见发生了，承认发生了——但这是一次不对等的遭遇：承重度极高的内在体验（“我做到了一件我原以为我做不到的事”），被一个几乎零承重的回报接住。交接的一刹那，高承重的一方承受了全部的落差——它从自己的重度往下坠落，而没有一股对等的力从对面把它兜住。这不是忽视之伤，这是迎接之伤。

第三，踩碎不是“异化”。这条边界需要最精密的切割。异化的经典形态——马克思笔下“我做的变成了不是我做的”——发生在生产环节：工人在自己的产品里认不出自己，因为他的劳动本身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他（Marx, 1844）。踩碎的发生位置与此不同：主体在自己的“做到”里认得过于清楚——他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他记得那只碗怎样从一块废料里一点点长出来。麻烦不是发生在“生产”的那一刻，而是发生在“承认/流通”的那一刻：每次他试图把这份“知道”挂上公共的钩子时，钩子就从墙上松脱。他知道自己做到了，他却在这份“知道”里找不到一个被别人同时握住的位置。他并没有被从自己的做到里赶出来（那不是异化），他是在自己的做到里被独自留在了里面。

这个区别决定了致损的形态与修复的方向。异化之伤，伤在“我不再是我做的东西的主人”——修复的路径是夺回所有权，让劳动重归主体。踩碎之伤，伤在“我明明是我的做到的主人，但我无法把它托付出去”——修复的路径不是夺回，而是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份托付的承认共同体。两类伤，两套房。进一步说，“承认环节

的异化”这个提法本身，仍然预设了承认装置是一个“流通环节”——它负责回收、定价、再分配。但踩碎机制要论证的恰恰是：承认装置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流通环节。它在“回收定价”的同时，自带了一股承压——这股压力会在接触的刹那，把那些不能受力的部分碾碎。这不是流通环节的失败——流通环节再顺畅，承压也不会消失。因此，把踩碎归入“承认环节的异化”，会漏掉两个关键特征：其一，无施害者性——异化总还预设了一个占有了劳动的人或机制，而踩碎可以在没有任何人“占有”那份做到的情况下发生，度量装置本身在无主体地运转；其二，明知价值却无法安放的内在撕裂——异化中，主体往往不自知自己被异化，而踩碎的受伤者恰恰是那个最清楚自己曾做到过什么的人——他的伤，来自过度的清醒，而非虚假的意识。

这三条边界一起画出了一个硬区分：承认的踩碎，处理的不是“承认不得体”，不是“承认不够暖”，不是“承认该给A却给了B”。它处理的是——承认装置在工作时，由于自身度量承压的运转，连带出的一个非选定、非意图、不被装置自身识别为“伤害”的碾压效应。

那么，这个机制，应该如何被严格定义？

承认踩碎：当个体一份高承重的“做到”被纳入承认装置的度量接触时，度量衡为产生“比较值”而内置的承压——特别是其中的本体论承压——不对等地施加于构成这份做到发生性的不可度量部分（卷入过程的厚度、自我突破的密度、意义的饱满度），迫使这些部分在主体的自我叙事中失去原有的定居位，从“我做到了一件改变我的事”退化为“我曾在一件不算数的事里沉迷过一阵”。

这里有五个要件，缺一不可。

要件一，高承重的做到。 如果一份学习从未在主体内部产生过深度的自我卷入，只是按部就班完成任务，那么它即使不被承认，也不会造成踩碎——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足够的高度往下坠。踩碎成立的前提，恰好是一件东西在主体内部的份量已经足够重。

要件二，度量接触。 承认踩碎不发在外部“评判”之前，也不发生在它之后。它发生在接触的那一刹那：当一份内在饱足的价值感，被推上去触碰到公共标尺表面

的那一瞬间。这份触碰，不是选择性的——只要一个人需要在他的社会世界中安放自己的做到，他就必须把它推上前去接触。

要件三，度量衡内置的承压。这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施害者造成的，不是“如果阅卷老师更友善一些就不会碎”。友善的老师依然必须打一个分数，而打分数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一道比较的压力——你的做到，在这个格子里，被换算成了某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旁边，还印着所有别的人的另一些数字。更重要的是，即使取消排名、取消分数、改用描述性评语，本体论承压依然在场——把一份活生生的做到“翻译”成一个格子里的一段文字，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在施压。因为翻译就意味着删减，删减就意味着选择保留什么、扔掉什么。而扔掉的，正是那些构成这份做到之发生性的不可编码的部分。

要件四，不对等受力。可度量的部分（速度、准确率、步数、字数）进入标尺，承受的是尺子本身的力学——这本就是它们被设计出来承受的。但不可度量的部分——那个夏天的沉浸、那只碗从木料中“长出来”的惊奇、成百上千次失败后的第一次稳定切削——这些是没有“比较值”的，却仍然被动地承受了度量衡为可度量部分上紧的那同一股压力。这股压力无法被传导到任何可读表盘上，于是它全部落回主体内部。

要件五，自我叙事中的定居位丧失。踩碎不是在那一刻把那个“做到”从时间轴上删除了。它做的，是让这个“做到”从此无法在“我是谁”的叙事里找到一个安稳的房间。它变成一个尴尬的叙述——你记得它发生过，却无法把它放进你的自我介绍、你的简历、你的“说说你最有成就的一件事”。它无家可归。

这五个要件加在一起，回答了那个最棘手的追问：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经历了一次深度的、完整的成长——一次货真价实的发生——此后却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或“那时候不懂事”来谈论它？以前的解释只能说：他们被挫败了、被忽视了、被外部评价压垮了。但这些人中的许多，从未被挫败过——也许从来没有人当面贬低过他们的手艺。他们是从内部，主动地、平静地、不带怨恨地，把自己那段高光的生命从自己的叙事中剪除了。这曾经是一个让所有理论都滑掉的现象。承认踩碎机制，第一次给了它一个可操作的解释：他们不是在撤退，他们是在自我裁撤那个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差的定居点。

四、踩碎的机制解剖：从“我做到了”到“那不算”

承认踩碎不是一个瞬间的撞碎，而是一个可以被分解为四个环节的内部结构。把它解剖开，不仅是为了把机制说清楚，更是为了让后续可以分环节追验。本章以一个具体的追踪案例作为四环节的贯穿暗线。

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下文称为L。L，男，十五岁，华中某县城初中三年级学生，学业成绩中下。初二下学期，他偶然在短视频里看到一段手工车削木碗的视频，之后开始从零自学木工。他的第一把车刀是用邻居装修剩下的废刀片自己磨的。以下对L的追踪，基于笔者对其本人、其父母、其班主任及一位同班好友的多次半结构化访谈，个案细节经过必要合成以保护参与者。

第一环：重度生成

踩碎的第一个环节，发生在承认装置之外——在主体独自的那一侧。主体经历了一次深度卷入的学习发生：跨越了关键难度、发生了认知结构重塑、生成了新的自我效能感。这个环节的重点是：这份“做到”在它发生的现场，没有参照标尺，没有比较——它的价值完完全全是从过程内部满溢出来的。

L回忆第一次成功车出一个完整碗坯的那个晚上：“那个料已经快废了，边上裂了道缝。我没指望能成，就想着再练一次。转速起来的时候，刀贴上去那一下突然就不抖了。之前每次到这儿都抖，那天没抖。我从头到尾看着它转，不敢松手，不敢快也不敢慢。最后停下来的时候，碗还在盘子上。圆的。壁大概有三毫米厚，底没打穿。我就蹲在那儿看了它好一会儿。那感觉——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原来我也能做出一个东西来。”

“我就蹲在那儿看了它好一会儿”——这是重度生成的标志性动作。主体在无人观看、无人在场的情况下，自己为自己完成了一份确认。这份确认不需要任何人来赋予它价值——它从过程的内部被满溢出来。L在那一刻对自己说出来的那句没说出口的“我也能”，是这份做到在自我叙事中占据的第一个定居位。这个环节，是所有踩碎的预备材料。没有这个重度，后面的一切碾压都只会从表面滑过。

第二环：度量接触与承压差

重度生成封闭了闭环，但闭环是脆弱的。它能够独自支撑多久，取决于在它封闭之后的最初几次度量接触中，有没有一股足够厚的承接力把它兜住。L的第一次度量接触不是在学校——是在家庭。

一个周末的下午，他爸下班回来，看见他在阳台上给一只碗上蜡。“老远就闻到那股蜡味儿。”他爸走过来，拿起那只碗，转了一圈。“手挺巧。”放下，又加了一句：“你这光会做碗也不行啊，中考又不考这个。”

这段对话，从任何外部标准来判断，都不构成“伤害”。父亲没有贬低他，没有嘲讽他，没有禁止他做木工。“手挺巧”甚至是一句很多少年从未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夸奖。但恰恰是这句夸奖，携带了承压差的全部结构。

L在事后描述那一刻的感觉时，用了一个他自己也解释不清的词——“空”。他说：“也不是难过，就是一下子空了。他夸我了，但夸完我更不知道说什么。”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因为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两股力之间的落差：他手里的那只碗，连着的是几百个小时的反复失败、好几次划到手的血、最后一个晚上那把刀突然不抖了的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瞬间；而他爸嘴里的“手挺巧”，轻得像一枚石子投进了很深很深的井——扑通一声，再没回响。

这不是忽视。他爸看见了那只碗，甚至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它的存在。但这股承认的承载量，与那份做到本身的承重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无法被父子间任何善意弥合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承压差。

承压差可以在L的案例中被拆解为三个可观测的维度。心理层面：那次对话之后，L开始自发地、不自觉地对自己发问——“我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是持续的自我解释成本，是承压差在心理侧的实时观测指标。社会层面：此后在亲戚聚会、填综合素质评价表、被同学问到“你周末干嘛”时，L逐渐学会了不主动提木工——“因为提了别人也不知道该接什么，就是夸一句‘好厉害啊’，然后就没话了。”这是叙事管理成本——它为每一次度量接触付出额外的回避、弱化、重新包装的劳动。能量层面：L的母亲在访谈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初二下学期的每个周末，L可以一个人在阳台从下午站到天黑，不吃饭不喝水；到了初三上，他依然做木工，但“没有那股劲了”，做半小时就回屋看手机。维持一份

不被公共标尺认领的做到在自我叙事中的活性，需要持续的心智能量投入——能量一旦耗尽，入住其中的主体就会开始退场。

这三个维度的拆解，把承压差从一个比喻变成了一组可以在田野中被追问、被对勘的具体变量。

第三环：定居位弱化

承压差不是一次性发生的。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被反复触发——每一次升学、每一次求职、每一次被问起“你最擅长什么”——同一个接触，同一次不对等受力。

L的第二次关键度量接触发生在初三下学期，考前填报“综合素质评价”自述栏。这是一个让学生自主申报“特长与突出表现”的制度通道。L的班主任在访谈中回忆：“我看他别的栏都空着，就跟他提了一句，你不是会做木工吗，可以写上去。”L当时没接话，过了两天交上来，栏里写的是“手工制作”。没有碗，没有车刀，没有那个晚上。三个字——手工制作——以一个安全的不出错的、但彻底匿名的姿态，通过了那道度量闸门。

这一笔是定居位弱化最清晰的标本。L并非不记得那个晚上的碗——在私下访谈中，他能详细描述那把刀第一次不抖的每个细节。但在需要把这份记忆翻译成公共语言的关键场合，他主动选择了降维：不去描述那个发生，而是提交一个能被安全接收的分类标签。这是在反复承压后学会的自保策略：把一份重度的做到伪装成一项轻飘飘的课余活动，让它从度量装置的眼皮底下滑过去。

这里有一处极容易被漏掉的微妙：这份做到在主体自己心里，其实从未失去它的重度——他依然记得那个晚上的重要。变化了的，不是记忆的温度，而是他对这份记忆的定居安置：他不再把它当作“我的核心能力之一”来存放；他把它搬进了一个叫“过去沉迷过”的杂物间。定居位不再是主人住的那条发生路径。当他在二十岁被问到“你最擅长什么”时，那只碗还在他心里，但它住不下去了——因为把它端出来，他就要同时承受那股当初让他“空”掉的、无处可去的压力。于是他不再把它端出来。他在自己心里，为它关上了一扇门。

第四环：自我叙事的裁撤

关的门多了，一个人的自我叙事就成了一座布满紧闭房间的建筑。

L在高二时试图复刻过那只碗。工具还在，手却生得很厉害，连着车废了三个料。他母亲描述那个下午：“他站在阳台半天，最后把料全都扫进垃圾桶。我问他怎么了，他说‘算了，搞不动了，反正也没用。’”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完整的裁撤语句——“反正也没用”。“没用”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没有实用功能”，而是“没法被放进任何公共叙事里去”。他不是没做过，他是做了之后发现，这份做到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能接住它的重量。于是他松手了。

这最后一环，从现象上看，就是此前被命名为“学习报废”的东西——主体主动用“那没什么”“那时候不懂事”“就是个爱好”这一类语句，把那部分曾经重量千钧的做到从自己的核心叙事中裁减出去。但在踩碎机制的解剖里，这个裁撤不是一个独立的心理事件，它是前三环反复运转之后，主体为自己的心智做的一次节能操作。他裁掉那部分，不是因为他不爱它了，而是因为维护那个房间的无压环境，需要对抗整座度量建筑的持续承压——而一个人，是撑不了那么久的。

这里有一句踩碎机制要说出的最难听也最诚实的话：那些最终被报废的学习，很多时候不是被外界砸碎的——是主体自己，在一次次的度量接触中，反复确认“这件事我拿不出来”之后，主动松开了它。不是自毁，是内耗到了尽头。

自此，一个完整的踩碎闭环就浮现出来了：重度生成（自发的发生）→ 度量接触与承压差（装置运转）→ 定居位弱化（反复承压）→ 自我叙事裁撤（主体最后的冷处理）。从第一步到第四步，承认装置从未主动做过一次带有敌意的裁决。它只是运转。碾碎发生在这个运转过程的自重之下。

五、报废不是独立病理，而是踩碎在主体叙事侧的必然结算

这里往回照一下作者此前未刊的初稿。初稿用“学习报废”这个名字罩住了整条现象链——废掉的学习、不再被主体认真对待的做到、那些从简历和自我介绍里消失了的、却从未真正从人生中消退的能力。它在现象描述层是精确的。

但初稿许诺了“不可还原”，却没有兑现。它在结论中声称：这个现象不能被文化再生产、自我决定理论、承认理论、去学校化学说单独穷尽。这个声称是对的，但不够——当你把一件事命名成一个自足的新病理，你就得证明这个病理的内在动力是它自己的，而不是某个更底层的机制在这一层上的一个必然结算。

初稿的“学习报废”正踩在这个毛病上。它把踩碎的第三环（定居位弱化）和第四环（自我叙事裁撤）独立出来当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来命名，却把前两环（重度生成与度量承压）遗漏在命名之外。这就导致“报废”变成了一个没有引擎的现象——你知道它发生了，但你说不清楚那股持续推着它往前走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初稿只能用“承认装置的度量偏移”来解释，但这个解释一碰上反例（为什么有些人同样被偏移了却没报废？）就漏了。踩碎机制补的就是这个窟窿：没有踩碎的反复承压，度量偏移本身不会自动导致定居位丧失——它只是一个静默的“没看见”，一股没有施力方向的空转。是踩碎，把那“没看见”变成了一种每度量一次就被重施一遍的荷载。

由此，一个更深的判断得以成立：学习报废，不是教育系统的一个独立故障，它是承认踩碎在主体自我叙事一侧的必然结算。这里的“必然”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不是每一个高承重低可度量的做到都注定被踩碎。它的必然性是有条件的：当一份做到同时满足高承重、低可度量性、且主体对其社会安置存在刚需时，它承受踩碎的概率就接近必然。反过来说，如果某个个体完全不依赖主流承认装置来安置自己的做到——比如他拥有一套足够厚的替代性承认网络，或者他的意义锚点完全不在“被公共标尺认领”上——那么即使四个环节的前三环都走完了，第四环的裁撤也可能不发生。这个条件的边界，在下一章的反例分析中会进一步锚定。

这一笔把初稿的“不可还原”真正完成了。当初稿说“学习报废不能被文化再生产穷尽”时，它的理由是“因为阶层不是它的充分条件”。这个理由软，因为它只说了个负面的“不是”，却没有给出正面的“是”。现在这个正面的“是”被填充了：学习报废的不可还原性，根植于踩碎机制——一套与度量装置的运转本身共生的结构性致损效应。度量装置不只是“忘了看”，它在执行度量的同时，必然对不能受力的部分施压——这个致损是结构性地伴生的，不是某个特定价值取向的副产品。因此，它才不能被既有理论单独覆盖。

六、近邻检测、反例回应与不可还原校验

一个概念要立住，光靠正面的定义和机制解剖是不够的。它必须通过与最接近的既有概念的对话，证明自己的不可还原性；它必须先承认自己的边界和反例，然后论证这些边界恰可被纳入解释范围；它还必须面对最可能击穿其不可还原性的理论挑战。本章将在与霍耐特、拉图尔的核心对话中完成这一击穿，并以三个判别格坐实“承认踩碎”作为一条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的位置。

6.1 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分离

霍耐特（Honneth, 1992）建立了一套以爱、法权、团结三种承认形式为核心的承认理论，并论证蔑视经验——肉体侵害、权利剥夺、社会贬低——对个体自我实现的破坏。他的理论使得“承认”从道德哲学的周边进入了社会批判的中心。

承认踩碎所揭示的伤害经验，恰恰不以蔑视为形态。在L的案例中，他的父亲从未蔑视过他——那声“手挺巧”里没有一点恶意。他的班主任也没有蔑视过他——那声“你可以写上去”甚至是善意的提醒。

这一分离可以凝结为一个严格的判别格。给定一个在主流承认装置中被系统性边缘化的个体，他的高承重做到从未获得过任何正面赋值，也从未遭到任何人的主动贬损或蔑视——他只是一个“被轻轻夸过但从未被认真接住”的人。霍耐特的理论变量（蔑视的有无）在此类案型下预测：由于缺乏蔑视经验，该个体的自我实现不应受到来自承认维度的严重损伤。踩碎机制预测：即使没有任何蔑视发生，该个体仍然会经历显著的自我叙事裁撤——因为伤害不需要蔑视来发动，它只需要度量衡正常运转。

如果能够在真实的田野场景中，观察到这样一批个体——他们从未被贬低、从未被嘲讽、甚至经常获得温和的鼓励（“手挺巧”“这挺好”），但他们在谈及自己最投入的做到时仍然出现系统的叙事回避、降级叙述、或“那不算数”式的裁撤——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在此处的预测就被削弱，而踩碎机制的预测被支持。伤害不需要蔑视来发动；它只需要度量衡正常运转——而运转恰恰是装置最有理由做的事。

6.2 与拉图尔铭写理论的分离——二阶碰撞的关键一步

这是本文的核心理论对话，也是将“承认踩碎”从一个好名字升格为一条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的关键步骤。

拉图尔及其同人（Latour & Woolgar, 1979）通过人类学式的实验室田野，揭示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一系列铭写装置——仪器、图表、论文格式、同行评议——的逐级转译中被“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提供痕迹，铭写装置把这些痕迹逐步压成可读、可比较、可累积的“事实”。

拉图尔关注的是从痕迹到事实的“上升”——装置怎么把模糊的材料加冕成不可动摇的知识。本文关注的，是从发生到裁撤的“塌缩”——装置怎么把同样真实的痕迹压回到“不算数”的阴影里去。两套装置的重叠区，刚好位于教育评价这个具体场域：一张答题卡是一台微型的铭写装置。它把学生整个学期的认知痕迹压成一个数字（拉图尔的上升叙事），同时把那些未能进入答题卡的过程痕迹压碎了（本文的塌缩叙事）。拉图尔解释了前者，没有解释后者。

但仅仅指出“上升与塌缩是同一装置的两面”，还不足以坐实踩碎的不可还原性。因为拉图尔的理论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延伸：如果那些“过程痕迹”也被纳入铭写装置——比如电子学档、反思日志、持续性评价——它们是不是就获得了“存在强度”？本文的判断是：不一定。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铭写是否成功，而在于铭写成功与叙事塌缩可以同时发生。

L的“手工制作”三个字，就是这一分离点的绝佳例证。在综合素质评价的制度通道里，他的木工手艺确实被铭写了——它被录入了系统，可以被查阅，在形式上获得了制度性的“存在”。但在L自己的叙事中，这恰恰是那只碗从“我的做到”退化为“一个安全标签”的时刻。“手工制作”不是对碗的铭写，而是对碗的替代——用一个安全的、不会触发追问的分类名称，盖住了那个绝对不能被打分、不能被排名、不能在比较格里找到位置的傍晚。铭写在制度一侧成功了；叙事在主体一侧塌缩了。这不是“铭写失败导致叙事塌缩”——这是“铭写的成功本身，就是叙事的塌缩”。

这一分离坐实了承认踩碎作为一条独立辨别维度的地位。既有的铭写理论，在它的逻辑内部，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痕迹被强化了”——因为它们被纳入了铭写链。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被强化的痕迹，在主体的生命叙事中反而被抛弃了”——因为它的理论变量是“装置内的存在强度”，而不是“主体叙事中的定居感”。这两个变量，在拉图尔的框架里是同一回事：铭写增强，存在就增强。但踩碎机制揭示的是：铭写可以增强制度内的存在记录，同时摧毁主体内的存在定居。这是两条无法互相化约的变量——它们的分离，就是踩碎切割进铭写理论的那一刀。

这里再给出一个可在田野中对勘的判别格。假设一个教育系统大规模引入过程性评价——电子学习档案、持续性反思日志、项目成果展示——使得学生的“非标准做到”被充分铭写进制度。拉图尔的框架预测：被铭写的这些做到，其“存在强度”应显著提升，学生对它们的认同与保留程度应随之增强。踩碎机制预测：即使铭写在技术层面完美完成，学生仍会在制度化的铭写格式之外，对自己的做到维持一份沉默——那些最能代表“我”的瞬间（那只碗在刀下突然不抖的那个傍晚），恰恰无法进入任何反思日志，因为它们的意义不是“可反思”的，而是“可居住”的。铭写逼迫主体交出关于这份做到的语言，而交出的那一刻，居住就终止了——你从住在那只碗里的人，变成了讲述那只碗的人。如果能在真实田野中观察到：学生的电子学档内容越丰富、反思日志写得越规范，他们私下反而越少主动谈及那些学档记录的“最投入瞬间”，那么踩碎机制便以可裁决的方式与铭写理论干净分离。

6.3 反例回应：为什么有些高承重、低可度量的做到没有被踩碎？

一个理论如果不能解释“反例”——那些道理上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个案——那么它的论证就是不完整的。踩碎机制预测，“高承重+低可度量+强公共标尺依赖”的组合最容易触发叙事裁撤。那么反过来，那些长年维持着不被承认的高承重做到、却未发生裁撤的人——他们靠什么豁免了踩碎？

在L的案例追踪过程中，一个被他反复提起但此前未予以足够重视的细节浮现出来：他经常和一个同龄的木工爱好者——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江苏男孩——相互发照片看对方的作品。“他也没比我做得好多少，但他能看懂我在做什么。他一看图

就能说出我这刀哪下慢了。”这个江苏男孩，在L被度量衡一次次踩碎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微型的、平行的承认回路。这个回路没有公共标尺的承压——没有排名，没有分数，没有“中考不考这个”——它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认读。

这指向了一个关键的边界条件：踩碎的成立，不仅取决于度量接触的有无，还取决于主体是否拥有足以承托那份做到之重量的替代性承认网络。L的那个网络太薄——只有一个江苏男孩，没有成人的在场承认者，没有任何制度的接住。如果那个网络足够厚——比如一个学徒制的工坊，里面有师父，有同门，有一套自己的品评话语——那么主流承认装置的承压就可能被局部抵消。

为锚定这个边界条件，这里给出一个简略的反例素描。笔者在田野工作中曾接触过——一个苏南的木匠师傅老周（化名），五十余岁，从未上过高中，但能打出一手在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榫卯家具。他年轻时曾被师傅骂“不是吃这碗饭的料”——这是标准的蔑视。但他从未把自己在木工上的能力裁撤成“不算数”。他的叙事里没有那句“反正也没用”。为什么？因为从他学艺的第一天起，他就处在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承认网络里：师父虽然骂他，但骂完手把手教；师兄弟之间的暗中较劲和相互认读构成了一套非制度的、但极其致密的承认场；方圆几十里的村民用一套非分数、非排名的口碑——“老周打的柜子三十年不走形”——提供了他在多轮度量接触中都未曾被压碎的社会安放位。他不需要把榫卯手艺塞进任何一张综合素质评价表里。他的做到有一个家。这个家不是主流承认装置给的，是替代性承认网络从装置外面自己搭出来的。

但这里有一道极关键的注意：替代性承认网络可以缓冲，但不能根除踩碎。只要主体仍然需要进出主流承认装置——比如他的子女填综合素质评价表时被看见“特长”那一栏空着——那些被存放在平行回路里的做到，就仍然会在每次进出时承受一次度量接触的承压。缓冲可以让他撑得更久，但不能让承压消失。真正的豁免，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那些彻底不再把自己的做到托付给任何公共度量的人。而这种彻底的托付撤回，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叙事的孤绝——一种踩碎的另一形态：不是裁撤，是封存。

七、结论与证伪：在度量衡的承压底下，逆袭已经发生过

长久以来，教育批判的议程被锁在一个“该给谁赋能”的框架里：怎么让更多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承认、更好的逆袭机会。这个框架认定，教育系统至少有一个位置，能把那些从边缘长出来的、带着野性的做到接住——也许不是全覆盖，但起码有一部分能把那股生长的劲头安全地传导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里去。

承认踩碎机制要说的，是一句比这更沉的话：教育系统在为自身度量衡上紧发条的同时，就已经内建了一道硬性的、不可豁免的致损结构。这道结构不挑人——它既碾在L那只碗上，也碾在任何一个默默在课后写出人生第一行代码的少年身上，也碾在每一个曾经在某个深夜里对自己的心说出了一句“这是我”的人身上。

这不是在说承认无用，不是在说度量该被废除。这是一个精准得多、也因此更需要被反复审视的判断：承认不是修理的靶子，它是致损的场——它让那些曾以为可以推上去的东西，最后都是从自己手里滑了下去。那间标着“算数”二字的屋子，本身就运转着一台将不可度量部分反复踩实的压力机。进去过的人，即使再出来，身上也留着压痕。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度量之前。本文对“踩碎”的追溯，不是呼吁废除度量、回归某个无标尺的“本真教育”——那纯然是怀旧的幻想。只要公共资源有限、选拔必要，度量衡就不会消失，承压就不会消失。本文的判断指向的是一条更难但也更诚实的方向：承认装置能否在保持度量功能的同时，承认自己正在施压——并为此在制度设计上另辟一条不与度量衡共用同一套承压逻辑的承托通道？出路的终点不是“卸压”，是重新配权——把目前由个体独自承担的那部分压力，部分地、有结构地转移回制度身上。

这条路可以落到三个具体的方向上。其一，教师个人的在场承认——一种不进入度量衡的情感性接住——虽然无法消除制度性承压，但可以为主体提供一种“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的陪伴性见证，减缓孤立。其二，替代性承认网络的制度化建设——不是让度量衡“变宽”，而是在度量衡旁边另建一套不产生比较值的承认系统：学分银行对非正式学习的准入、社区工坊的制度化运营、学校内部设立“不可

评估区”。其三，个体叙事能力的培养——帮助学习者在“我的做到无法被公共标尺认领”的张力中学会居住而非撤离，学会不把“不算数”翻译成“不算我的”。

证伪条件

这一判断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被判为不成立：

若在某社会或制度环境下，能够找到数量可观的个体，他们在极深度卷入了高承重的、被公共标尺系统性地排除在外的做到之后，长期、稳定地保持着三个指标的同时成立——（1）在从未获得主流承认装置正面赋值的条件下，对自身该部分能力的价值确认毫不依赖外部注视而完足；（2）这份自我确认能穿透与“考核”无关的密集社交生活（包括择业陈述、亲密关系中的自我叙述、亲子对话中对下一代的教养观念），而不在这些场合出现主动回避或“那不算数”式的降级叙述；

（3）当他们的这份做到被他人以“不能做什么用”的公共逻辑温和地质疑时，他们没有任何内在的、需要极力克制的承压感涌起——不仅是嘴上不辩驳，而且是内部不承压。

如果这三条在某真实存在的社群或制度设计中被大规模地、稳定地观测到，那么“承认踩碎”就不具有普遍性，它只是某一种特定制度配置在某一历史片段的损害副产品。作为对这一证伪条件的初步锚定，一个潜在的可检验场域是：某些运行已久的、不依赖主流度量衡的成熟手艺人共同体（如老周所在的乡土木作网络），或某些实行彻底多元评价且已度过最初适应期的实验学校。如果田野调查能在这些场域中识别出足够数量的“从不裁撤”个体，且其叙事结构稳定地回应了上述三条指标中的第一条与第三条（第二条作为长期追踪指标），踩碎机制的可普遍性便需要被限制。相反，如果即使在手艺人共同体中，那些同时需要进出主流教育系统的年轻学徒（如老周的侄孙一辈）仍然表现出系统的叙事回避，那么替代性网络只能缓冲而不能根除踩碎的理论预期，就获得了初步的经验支撑。

在观测到上述事实之前，这个判断就还站着——“承认不只是漏看了一些发生；它把一些发生踩碎之后，在所有人的记忆里压上了一块写着‘那没什么’的碑。而在碑立上之前，在那个孩子独自站在木屑里、第一次把料做亮了的那个下午，逆袭，确实已经发生过。”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续）

本节由编辑部在发表前补写。用意只有一个：把原稿已切过的近邻之外、那些最可能整个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理论对手请上场，逐一走完「承认占位 → 剩余分工 → 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三步。凡切不动的，如实写明切不动。

1. 与埃斯佩兰—史蒂文斯「可通约化」的分离：踩碎是可通约化的代价在主体一侧的结算

承认占位。本文与霍耐特、拉图尔的对质已在正文完成，但还有一个更贴身的正主未被请上场：埃斯佩兰与史蒂文斯（Espeland & Stevens）关于可通约化（commensuration）的社会学分析。他们的核心论断是，把性质不同的事物转换为一个共同尺度上的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它必然丢弃信息、重组注意力、改变被度量者的行为；可通约化不是中性的翻译，它是有代价的建构。这是本文「度量装置在度量的同时施加损伤」这一判断最强的现成占位。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结算的位置。可通约化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后果——组织行为的改变、注意力的再分配、新的比较秩序的形成；其经典案例（大学排名、成本效益分析）追踪的是制度与场域层面的重组。本文追问的是同一个动作在被度量者的自我叙事内部结算出了什么：那份被丢弃的信息，不只是从公共账本上消失，它同时反过来把主体自己对那件事的记述改写为「那不算数」。这是可通约化框架未曾展开的一环——它详尽描述了丢弃，却未处理丢弃如何反向侵蚀被丢弃者的自我确认。本文的贡献即在此：把可通约化的代价从场域层面下推到叙事层面，并指出这一步不是自动的，需要主体对该度量装置存在安置刚需这一附加条件。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对同一批被主流度量装置系统性低估的个体，按其是否拥有替代性承认网络分层。可通约化理论预测：既然丢弃发生在装置一侧，两组所受的信息丢弃程度相同，其自我叙事受损程度不应有系统差异。本文预测：拥有替代性承认网络者，虽承受同等的度量丢弃，其自我叙事中的「那不算数」表述显著更少——因为踩碎的第四环需要安置刚需作为条件。若两组无差异，则本文所加的条件性是多余的，踩碎可完全并入可通约化的代价清单。

2. 与斯科特「可读性与 mētis」的分离：本文的对象不是国家的简化，是个体的自我裁撤

承认占位。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可读性（legibility）命题指出，现代国家为了治理而将复杂的地方实践简化为可清点、可比较的格式，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性地摧毁了 mētis——那种只能在具体处境中生长、无法被编码的实践智慧。教育度量衡对学习经验的处理，几乎是这一命题的教科书式重演。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斯科特的分析终点是实践本身的毁灭——mētis 因为不被承认、不被传承、不被组织所需，于是真的消失了。他关心的是知识形态的存亡。本文所描述的踩碎，其特点恰恰是那份做到并没有消失：主体清清楚楚地记得它、能复述它的每一步、它确实在他身上留下了结构。毁掉的不是能力，是这份能力在他自己的生命叙述里的位置。这个差别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修复的方向——若是 mētis 的毁灭，修复之道是保存与传承实践；若是踩碎，实践还在，需要修复的是承认的落点。本文因此不主张废除度量，而主张为高承重低可度量的做到建立第二种安置方式。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对被度量装置持续判定为不算数的个体，检验其相应实践能力的客观水平。可读性命题预测：长期不被承认的实践会衰退乃至失传，其客观能力应随年限下降。本文预测：客观能力保持稳定甚至继续增长，而自我叙事中对该能力的提及频次与正向定位显著下降——能力在，位置没了。若观察到客观能力随不被承认的年限单调衰退，则踩碎应被并入可读性命题的实践毁灭机制。

3. 与布迪厄「祝圣」的分离：本文处理的是祝圣失败者，不是祝圣受益者

承认占位。布迪厄关于学术场域的分析中，祝圣（consécration）指制度通过授予头衔、学位、奖项而将某些实践神圣化，同时使未被祝圣者显得不值一提；这一机制与符号暴力互为表里——被支配者以支配者的尺度衡量自己，从而自愿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是本文所述「主体自己裁撤自己那份做到」最危险的近邻：它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受害者会主动配合。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符号暴力的机制是尺度的内化——被支配者接受了那把尺子的正当性，因此真心认为自己不够好。其解药是揭示尺子的任意性。本文所述的踩碎在一个关键处与此相反：被踩碎者往往并不认为那把尺子是对的，他清楚

地知道自己那份做到是真的、有分量的，他并没有被说服。他所遭遇的是另一回事——每一次试图把这份做到挂上公共的钩子，钩子就松脱；重复的挂靠失败最终使他停止挂靠，并在自我叙述中把它降格为「那不算数」。这不是被说服，是被磨损。因此揭示尺子的任意性对他无效——他早就知道了；他缺的是一个真的能挂得住的位置。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对被踩碎者施以两类干预，甲组为批判性教育干预（揭示评价体系的任意性与建构性），乙组为替代性安置干预（建立一个能实质承认该类做到的小规模评议网络）。符号暴力理论预测：甲组的自我贬低应显著缓解，因为内化的尺度被松动。本文预测：甲组在认知层面认同批判但自我叙事中的裁撤表述无显著减少，乙组则显著减少。若甲组的效果不劣于乙组，则踩碎可被符号暴力覆盖。

附论二·证伪条件

以下条款由编辑部与原稿的自陈证伪条件合并整理。任何一条被严格的经验研究证实，本文的相应主张即应被修正或撤回。

1. 若在控制阶层背景、内在动机与社会承认水平之后，「高承重×低可度量×安置刚需」这一组合不能预测个体自我叙事中对某段做到的裁撤，则承认踩碎不构成独立机制。
2. 若被度量装置成功铭写（制度内存在记录被强化）与主体叙事中的定居感之间，在大样本中呈稳定正相关而从不出现在本文所述的反向分离，则本文切入拉图尔铭写理论的那一刀不成立。
3. 若替代性承认网络的建立不能显著降低裁撤表述的频次，则本文关于安置刚需是踩碎第四环条件的判断被证伪。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0).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Paris: Minuit.

Bowles, S., &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Honneth, A. (1992).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Illich, I. (1971).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Kant, I. (1781/1787).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Hartknoch.

Latour, B., &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Marx, K. (1844).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本次发表前补入（对应附论一各节，均为真实文献）：

Espeland, Wendy Nelson, and Mitchell L. Stevens. "Commensura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998): 313-43.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ourdieu, Pierre.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d by Peter Coll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onneth, Axel.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关于本文创新智商标注

本文的盲评分为 **135**（评分者未参与本文写作，具备评分资格）。附论一与附论二由编辑部补写，补写后的 **139** 是**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按本栏规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撰写的文本出具认证分。该分数**待独立复核**。评分口径为 SDE 创新智商五维（S 结构精确度／D 差异锐度／E 纠缠深度／I 不可还原性／F 可证伪性），参照语料与评分截至日随复核一并公布。